

餘生只為統一夢

「我們做夢也盼着統一。」這是千禧年前觀賞過的一部韓國電影，《生死諜變》內的一句台詞。電影的節奏很快，劇情或有遺忘，唯上面的一句話一直都不忘了。

一個國家，一個民族，一個家庭，一個家族，誰不願意見到自家統一完整，繁榮昌盛，團圓祥和。不分國家地區種族膚色，都是這樣為統一夢一生奮鬥。

范光陵，一位已經九十開外的中國台灣老人，在當下疫情反覆之中，仍在滬閩台等地穿梭奔走，為的是以中華五千年的傳統文化，將兩岸人民的距離拉近。他常幽默地同後輩們說，希望自己長命百歲，那麼親眼看見兩岸統一或不再是夢了。

現今互聯網的世界，仿似一切都無遠弗屆。上網搜索范老的資料，各種各樣千奇百怪。有說他是范仲淹的後人，書香世家傳承二十幾代；有說其父乃革命先驅中山先生的特別助理。到了他這代，在內地出生，台灣長大，美國求學，後來回台大教書。他自創「新古詩」及「詩意油畫」，又將《孝經》，濃縮至一百零一字，更有中英法日語等版本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自組台灣經貿文化訪問團，打破當時寶島禁令，走訪內地，成為兩岸民間交流「破冰者」。在兩岸廣結善緣，共同為推動兩岸和平統一，身體力行，不遺餘力。

回想去年盛夏，在滬上有幸與范老歡聚暢談，他老人家知識淵博，閱歷豐富，思路敏



人與事
陳中威

捷，見到後生晚輩更是關愛有加，無所不談。言談間他不斷鼓勵年輕人要多讀書，多遊歷，與世界多接觸。他自己本身在三十多歲已取得美國猶他州立大學博士學位，之後在中國台灣地區取得了院士資歷。范光陵雖然在台灣長大，美國深造，但作為炎黃子孫，中華兒女，他念念不忘的便是他的故土。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，兩岸關係略有好轉之際，他便率團訪問內地。他親言彼時一下飛機，兩岸同胞熱情洋溢，親切握手，千言萬語，無比感觸。他即時有感而發賦詩一首：

海峽四十年，
歷史一瞬間，
相思如雨絲，
落入長江去。

言談間老人笑中帶淚，彷彿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那天。是啊，多麼美好的過去，當時大家都盼着回家團圓。我們的國家走過那麼一段漫長的艱苦歲月，歷史告訴我們只有當我們緊緊的團結在一起，國家有力量，人民有希望。我們不需要懼怕任何外部力量的入侵與干擾，中華民族的統一與偉大復興是任何敵對勢力都阻擋不了的。我們熱愛和平，也深信不疑五千年傳統文化孕育出承上啟下開拓未來的智慧與遠見，必能妥善解決好歷史遺留問題，祖國統一大業指日可待。

回港後，范光陵語重心長的話語一直在我耳邊迴盪，激勵我前行。中秋將至，遙祝他健康長壽，早日夢想成真。



▲電影《隱入塵煙》劇照。

麥粒開一朵花

好久沒有看過像《隱入塵煙》這樣完成度如此之高的華語電影了。近來在內地出差，正好有機會慕名去影院觀看這部柏林影展金熊獎入圍電影。一百二十分鐘，緩慢流淌的，是田間的四季，是普通甚至卑微的男女至平凡的人生與至深的浪漫。

初見《隱入塵煙》的海報，立時讓我想到梵高仿米勒的名畫《午休》。畫中農夫與農婦，在烈日下、草垛旁小憩，依偎着熟睡，看得出辛勞，更看得出相伴相守的溫暖。不論巴比松派畫家米勒還是後印象派傳奇畫家梵高，生前都是窮苦潦倒的，或許，只有如此，只有平實的目光，才能明白鄉間勞苦農人的苦痛以及不屈於命運而奮力生活的頑強吧。

八〇後導演李睿珺在文青聚集的豆瓣網頗受歡迎，從二〇一〇年的《告訴他們，我乘白鶴去了》，到二〇一四年的《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》，再到最近這部《隱入塵煙》，編導兼於一身的李睿珺，每每將目光投注於故鄉山川以及在那片土地上努力謀生的人們。《隱入塵煙》中，除了海清之外，其他皆非職業演員，與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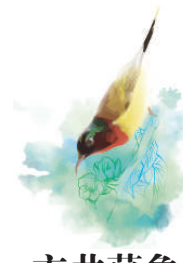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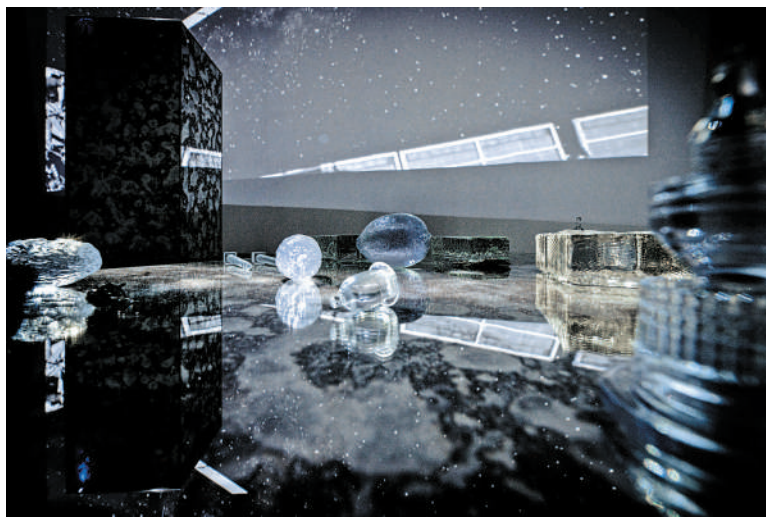


黛西札記
李夢

清（飾貴英）搭檔扮演片中一對貧苦夫妻的武仁林（飾老四），是導演的姨夫，土生土長的甘肅人。大半輩子與土地為伴的他，做夢都難想到，犁地、播種、收割、養雞和養豬等等熟到不能再熟的農活，在外甥的鏡頭中，竟美麗如斯，宛若一首流動的散文詩。

導演鏡頭下的鄉民雖窮，日子卻並不窘迫絕望。因為家貧而娶了殘疾女子的老四，從未哀怨命運，而每每能夠在尋常日子的縫隙角落裏，尋到哲思與浪漫。他將水桶中的蝌蚪放生，他給北歸的燕子搭一個窩，他將碗裏的麵條分一些給家養的雞，他將一身的力氣用來給貴英蓋一間新房，更關心臥房牆上的那個「囍」字究竟貼得正不正。貴英呢，這個同樣未被命運善待的女人，也在日復一日的相守相伴中，將愛和善意一點點地回饋給身邊的男人。那個午後，她用草編了一隻小驢送他，他到生命的最後都緊握在手；她用麥粒在他手上印下的花花，他亦回贈她，作為最後的禮物。人與土地的關聯，人與人的牽絆，都藏在這裏，從不喧嘩，卻意味深長。

《宇宙數據接收中》



市井萬象

油街實現藝術空間今年初推出「油街在地藝術家駐場及展覽計劃」，作品由即日起於油街實現展出。獨特的視野及演繹手法，為新舊交集的油街注入當代的想像及意義，讓參觀者在新擴建的藝術空間創造專屬的回憶及經歷，連結人、地、事，讓城市的新空間得以真正活化。

圖為藝術家傅至雅的作品《宇宙數據接收中》。

政府新聞處

月球尋夢



英倫漫話
江恒

究竟是什麼原因？

原來火箭裏有位特殊的乘客，即英國著名卡通角色小羊肖恩的玩偶，幾年前上映的電影《小羊肖恩：末日農場》中，肖恩駕駛宇宙飛船進入了太空，並與空間站宇航員相遇，該橋段被指為英國科幻大師阿瑟·克拉克小說改編的經典科幻片《二〇〇一太空漫遊》致敬，所以選擇肖恩是借用這個美好寓意，結果它無法隨火箭升空，無疑令肖恩迷們感到難過。另外英國也是阿爾忒彌斯計劃的成員，該項目除了火箭繞月飛行，還包括未來與美國航空航天局（NASA）合作，建立進一步探索太空的月球中繼站（Lunar Gateway），如今火箭發射受挫，英國人有份參與的計劃難免蒙上陰影。

雖然說英國並非太空強國，但登上月球卻是幾百年來很多人的夢想，許多英國文人墨客幻想過「嫦娥奔月」。比如，英國史學家弗朗西斯·戈德溫在《月中人》中，就講述了主人公被虛構的野天鵝帶到月球的故事，作者還在太空鳥瞰地球的場景中穿插了很多科學猜想。英國小說家丹尼爾·笛福在《拼裝機》中，則讓主人公乘坐覆羽戰車抵達月球，並且在那裏發現了一種新的文明。英國作家喬治·威爾斯在《月球上的第一批人》中，描述主人公發明了一種可以抵抗地心引力的漿糊，並自製了一艘太空船，得以成功踏上月球。

與大部分作品停留在科幻階段不同，十七世紀中期，英國皇家學會創辦人約翰·威爾金斯在《探索月球上的世界》一書中提出登月理論，他認為在地球上空約三十一公里以外，地心引力和磁場引力漸漸消失，如果能夠運用某些動力越過這邊界，就可以實現登月夢想。為此他在沃德

姆學院花園裏試驗飛行器，以火藥、羽毛翅膀和彈簧為動力，希望駕駛它飛上月球，當然在今天看來這麼做有些痴人說夢，但至少勇氣可嘉，最難能可貴的是科學態度。

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，探討登月的科學性越來越強，世界上最早的太空倡議團體「英國星際學會」勾勒出了月球之旅計劃，若干年後證明，其與美國的第一個載人航天計劃有着驚人的相似。巧合的是，克拉克在他的首部科幻小說《太空序曲》中，也描繪了一場科學登月任務，含蓄地想要證明太空旅行的可行性。他沒想到的是，不到二十年時間，人類真的踏上了月球，只不過並非是英國人。

已故英國著名科學家霍金走得更遠，他曾多次提出人類應到月球居住。他的理由是地球將面臨包括小行星撞擊、資源困乏等一系列危機，人類必須在其他行星上找到新家，譬如定居月球或火星。為此他提出大膽設想，在二〇二〇年左右向月球派遣宇航員，同時在三十年內建立起月球基地。如今要想實現他的目標，時間已非常緊迫。

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很骨感，英國長期以來在太空領域始終停滯不前。一方面，英國自二戰以後國力衰落，不論財力和技術上都無法支持宇宙探索，對於燒錢的登月計劃更有如天方夜譚。另一方面，英國在推動太空發展之路上乏善可陳，比如根據解密的歷史文件，英國在二戰後期曾破譯納粹德國V2火箭的秘密，原本可早於美國十年將人送入太空，但英國決策者錯失良機。再看負責太空事業的英國國家太空中心，綜合了十一個政府部門及研究局的代表，各部門輪流派出五十名公務員協助日常運作，且該中心不能制定太空決策，既無權又無錢，與美國NASA有着天壤之別。即便在英國科學界多年強烈呼籲下，二〇一〇年英國對標NASA成立全新的英國航天局（UKSA），但航天事業並未因此迎來轉機。

例如，英國曾提出爭當太空強國的口號，並制訂了登陸月球等一系列雄心勃勃的計劃，包括考慮在月球南極建立一個太



▲《小羊肖恩：末日農場》電影海報。

空觀測基地的「探月一號」計劃，按照科學家建議，「探月一號」將在月球南極鑽探到地表以下一百米的深度，以便研究那裏的地質狀況。還有發射一艘繞月太空船和繞月軌道上發射四枚火箭的「月光計劃」，並且火箭上附有一個鑽地器，在不同地點鑽入月球表面，以偵查月球的地質，如有沒有地震等。但迄今為止有關計劃都僅限於紙上談兵，距離實幹仍遙遙無期。

但是與英國官方缺乏作為相比，民間在探索太空上走到了前列。去年維珍航空創辦人布蘭森搭乘旗下維珍銀河的「團結號」（VSS Unity）太空船，進入了太空邊緣（near space），享受約四分鐘無重力狀態，也完成人類首次商業太空旅行。據布蘭森回憶，他十九歲時與家人在電視機前收看了美國「阿波羅十一號」太空人成功登月，就是受此影響，他下定決心未來要親身上到太空。

布蘭森在「團結號」上曾發表如下感言：我曾是一個望着天上星星懷有夢想的小孩，現在我是個在太空船裏的大人。下一代的夢想家們，儘管去幻想你能夠做到些什麼吧。相信終有一天會美夢成真。

權力之杖



閒話煙雨
白頭翁

上海博物館青銅館的第一件展品，其名曰：鑲嵌十字紋方鉞。年代是夏代晚期。它極有可能與那件夏爵在夏代的一次禮儀或祭祀大典上相遇過。這件夏王朝時期的青銅器依然保有明顯的夏代風格和格調，簡單明快，清朗樸素；一眼望去，似乎是一塊近乎方形的青銅方鉞，細看方知究竟。這柄四千多年前的鉞是中國最古老的權杖，在鉞的中心有一個圓洞，這意味着什麼？專家的說法很多，在「大斧」中央開鑄一個圓圓的空洞，說明它代表着一種信號，一種標誌，極可能是權杖的代表標誌之一；圍繞這個圓洞，周圍極有規律地鑄有兩圈「鑲嵌十字紋」，這些十字狀的規則紋是用鑲嵌的方法做出來的，在十字狀溝紋中鑲嵌的是什麼？

經專家測定，鑲嵌進去的竟然是綠松石，夏王朝時的綠松石該有多麼珍貴？想必在夏王朝此鉞出場時，一定威風凜凜，氣度不凡。鉞在夏時，還不是兵器，至少這件實物證實。經專家測定，此鉞並未開刃並未上戰場，它鑲嵌在兩圈十字紋中的綠松石依然清晰可見。它是作為一種權杖登上殿堂或進入軍營的，追溯歷史，鉞作為中國古代權力之杖是有歷史根據的。

鉞正式出現在文字中，是在史書《尚書·牧誓》中。周武王與兵要討伐失道的商紂王，在今河南新鄉市附近的牧野，史稱「牧野之戰」；牧野之戰是一個王朝推翻另一個王朝的決戰，是生死之戰。在牧野大戰之前，周武王舉行了一個盛大而隆重的誓師大會，《尚書·牧誓》是這樣記載的：「時甲子味爽，王朝至於商郊牧野，乃誓。王左杖黃鉞，右秉白旄以麾……」周武王左手握的黃鉞，並非戰斧，亦非兵器，而應該是一件能彰示他身份、地位、權威的禮器、法器，即應該是代表政權和軍權的權杖，這就是鉞。周武王握的是黃鉞，應該鑲過金，或用黃毛巾包裹過的。更有專家認為，《尚書》中記載的「黃鉞」是柄新鉞，剛剛打造的青銅鉞，因為新銅呈黃色，銅一旦生鏽，就會

變為青色，變成青銅。周武王手中的這柄鉞是剛剛打就的新鉞，故為黃鉞。這柄鉞就代表着王權的權杖。

甲骨文的王字，就是一把大斧，下面有十分顯目的寬刃。王者握有生死之權，鎮殺之權，戰爭之權，只有王才能手持代表王權的權杖，才能手握鉞。

鉞從夏中晚期到周武王發動牧野之戰，五百年的文化進程，五百年的歷史造就，終於在公元前一〇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甲子日，周武王登上閔兵台，率數萬兵馬，數百輛戰車，數十國諸侯、方國之聯軍，發動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、兵種最多，戰術最新、戰鬥最激烈的牧野大戰。而周武王統領大軍，一靠右手揮動的「白旄」，即令旗，「白旄」一揮，大軍衝鋒，殺聲四起，三軍奮勇；而左手持的正是「黃鉞」，黃鉞即帥印、上方寶劍，權力之杖，鉞終於登上其榮譽之巔。

五百年必有王者戰，黃鉞生於牧野之戰，生於殷商潰敗，周武建周之際，一個王朝的沒落與一個王朝的興起，黃鉞立其上。

（《鉞之榮辱》之上篇，標題為編者加）